

艺术论坛



虎座凤鸟漆木架鼓(复制品) 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 湖南博物院藏

在「八音和鸣」中听见湖湘

湘江

音乐是文明的先声。湖南山川秀美,万物有灵,三湘四水亘古流淌,孕育了丰厚而独特的音乐文化。7月28日,“听·见湖湘——湖南音乐文物与故事展”在湖南博物院开展,以六个乐章、170件音乐藏品,引领观众们走进一段听见湖湘的旅程,回顾湖湘音乐发展的历程。

当稻花香在6000多年前的澧水河畔飘散开来。音乐的种子,也在湖南先民的劳作之中悄然播下。劳作之余,先民们拾起手边工具,夏击鸣球、击节歌舞。在狩猎、游戏或乐舞活动中,各种质地乐器应运而生。其中,一种陶响球极为盛行。摇动它时,随着动作的快慢,便可发出节奏不同的声响。这与现代音乐中的伴奏乐器——沙锤的作用相近。

商末周初,中原商文化影响下的湖南地区,本地工匠创造出大型青铜乐器——铙。铙为一种打击乐器,是用于祭祀山川湖泊、风雨星辰的礼乐器。古代湖湘人民独特的山川祭祀文化,由此可见一斑。而铙、钟、鐃等青铜乐器的发展,一钟二音的确定,都为周代礼乐文化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在展厅中,敲击铙,便可身临其境祭祀场景,感受风雨雷电、秋叶飘零、白雪皑皑,与天地和鸣。

春秋中期到战国时期,湖南纳入楚国版图。楚地,巫舞娱神之风盛行,音乐文化凝重深远、浪漫多情,既悦人、悦己,又娱神、娱鬼。如屈原的《九歌》便是从民间祭祀东皇太一等神祇的祭礼中受到启发创作的一组诗歌。当时,以虎为座,凤鸟为架的悬鼓在楚地流行,广泛用于祭祀、宴享和战争。乐器的多样化也催生出“八音合鸣”的音乐表演形态,构成了楚地音乐交响合鸣、歌舞相和的恢宏气势。穿行于展厅空间之中,耳畔传来《九歌·国殇》的八音合奏和铿锵吟唱,眼前呈现出屈原徘徊湖畔和楚国战争激烈的场景,悲怆之情油然而生……

汉代歌舞盛行,贵族们蓄养一批能歌善舞及擅长乐器的艺人,组建家族乐队,舞者们着长袖衣站立起舞,歌者们执盘鼓舞坐吟唱,乐者们手执笙、箫进行家庭乐队合奏。两汉魏晋时期,中国传统音乐形式由原来的钟磬礼乐为主转向歌舞乐的发展特色。器乐、歌舞、杂技、说唱、滑稽戏等多种艺术形式汇成一体。乐舞百戏、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多种乐器、奏乐俑与歌舞俑就极具时代特色,是汉代贵族歌舞升平的详细生活写照。

及至隋唐宋元时期,大一统盛世下音乐艺术蓬勃发展。仔细看看形态各异的青瓷伎乐俑和舞俑展品,从其所持乐器与舞姿中,可以发现大量胡乐、胡舞已经深深影响了唐朝音乐舞蹈艺术,成为贵族、文士和百姓们的“心头好”,为大唐盛世带来了“最炫民族风”。而在当时,湖南因远离政治中心而成为贬谪、流寓之地。李白、白居易、杜甫、柳宗元、刘禹锡、李龟年等曾流寓湖南时,也将自己的理想抱负付诸琴声、诗文之中,对湖南琴乐的兴盛起到推动作用。

明清以来,湖湘音乐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不少仁人志士剑胆琴心,以音乐抒发政治抱负,传达治世救国、图存创新的情志。近代湖南名人谭嗣同生前使用的崩篪琴,做工考究、精美,是研究谭嗣同生平及中国古琴艺术的重要实物资料。此外,还有追忆祖灵、鼓励生产、欢快向上、其乐融融的少数民族音乐,芦笙齐鸣、长鼓咚咚。更有延续至今的祭孔古乐,浏阳文庙“丁祭”成为尊儒重教传统文化的直接见证,彰显出湖湘八音之和的宏伟乐章。

高山流水遇知音。“听·见湖湘——湖南音乐文物与故事展”采用现代音乐篇章结构,讲述了湖湘音乐文化的发展历史,并通过将音乐文物实物和多种数字展示技术相结合,聚集湖湘音乐相关的文物、乐声、人物、文学、历史、图像等于一体,超越传统展览形态,打造了一个音乐文物的活性文本和视听盛宴,让观众成为湖湘音乐的感知者、见证者、传承者与创造者。

影视观察

“公者”何以千古 ——重温焦裕禄题材的几部影视作品

张硕

焦裕禄,一个光荣的名字,不朽的名字,每当想起这个名字,就会感到无比的亲切与崇敬。在纪念焦裕禄同志百年诞辰的日子里,重温焦裕禄题材的几部影视作品,既是对峥嵘岁月的回望,亦是对新时代的瞻望。

不回避、不粉饰 展现共产党人的人伦美

上世纪80年代末,改革开放在行进与激荡中迈入第二个十年,历史背景的大幅转换,使曾经鼓舞亿万人民的英雄精神变得似乎陌生了,甚至一些年轻人对焦裕禄感到难以理解。1990年,电影《焦裕禄》横空出世,鲜明回应了时代的呼唤。

电影《焦裕禄》质朴、刚健、大义凛然,让精神楷模实现由文字到银幕形象的飞跃。没有滤镜和特效,观众第一次看到那个大雪纷飞的火车站,焦裕禄望着黑压压外出逃荒的群众,感到深深的“羞耻和痛心”;第一次看到了风雪交加中焦裕禄对孤寡老人的深情:“我是您的儿子,毛主席叫我来看望您老人家”;第一次看到了患病后他用钢笔顶住肝部,藤椅被顶出一个大窟窿。冷峻粗犷的画面建构起焦裕禄精神的内在张力,更让人反思何谓“公者千古,私者一时”。

在电影基础上,2012年播出的电视剧《焦裕禄》穿透圈层继续向下,角色情趣和故事纵深在30集中充分彰显,实现了人物形象由相对单薄到丰满立体的飞跃。

从具体出发,超越具体,在人物性格的碰撞和人物魅力的释放中,完成以人带事。剧中,焦裕禄常管百姓叫“娘”,全副着力表现了焦裕禄没有把母爱局限于小我,把这份爱和愧疚全部融化在了为人民服务的大我之中。他是母亲的孝子,更是人民的孝子,以一种表面波澜不惊、深处雷霆万钧的力量,触动了时代的神经。

剧中用插叙交代出焦裕禄青少年时期的成长轨迹,并让往事的鼓点牢牢钉在当下的人物关系上,创设出清晰可信的人物弧光。因无钱还债,父亲被地主逼死,眼泪未干,焦裕禄又被日寇抓到煤矿做苦工。不懂得剥削,就不懂得革命。沉默的日子里,焦裕禄的心灵深处埋下了爱与恨的种子。每次闪回的篇幅虽不长,但意义非凡,那是一个少年无产者世界观的形成期,更让观众理解了一个在旧社会受压迫阶级最朴素的价值定位。

珠玉在前,再写焦裕禄,怎样既融合又超越人们对他的记忆?

焦守云的回忆,是通往焦裕禄感情世界的一扇侧门,由此进入,便是一片新天地。焦裕禄是一名党员、干部,也是一位父亲、儿子,他有着革命家的坚定信仰、艺术家的浪漫情怀、科学家的求实作风。2021年,电影《我的父亲焦裕禄》上映,实现了讲述

视角由单一到多元的飞跃。

借用儿女的视角,易于打消年轻观众对题材先入为主的戒备和疏远。同时,创作者没有把生命写就的史诗当作吹捧或消费的材料,半个多世纪的思念、沉积和酝酿,让这份情感厚重而余韵悠长,作品以亲人平视的角度向历史凝眸,窥见了崇高与深沉。又苦又涩的盐碱土,焦裕禄抓起来就放进嘴里尝,他对群众困难的感同身受,不仅是“感”,更是“受”;身为县委书记的他,穿着破棉衣“乔装打扮”在街头吆喝卖咸菜为女儿示范,好父亲的形象就呈现得温馨而生动;1964年春节,重病在身的焦裕禄知道这一走便是天人永隔,他向母亲雪中跪别的那场戏,将全片情感的地火引爆,或许,忠孝二字太过沉重,若不宜泄,何以共鸣?

焦裕禄回来了,带着那个时代的信念和悲欢,带着人民公仆的本色家风,让观众从平凡人中发现了英雄,让共产党人的人伦美跃然银幕。

发掘细节、建构记忆 让不朽的精神与当下对话

文艺在建构记忆、建构历史的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重温不同时期的几部影视作品,可以清晰发现焦裕禄的形象构建是细节被不断发掘和还原的过程。同时,影视作品并非只是为观众重现耳熟能详的故事,更要给予观众探寻和凝望的空间,在表达信仰的同时,投射出时代之问、思想之感。因此,搞清楚从画面中归来的焦裕禄给我们带回来了什么,就明白这些作品为什么好看了。

焦裕禄性格豪爽、勇敢善良,但这只是表面、皮毛,若这样写,几部作品的主题会轻很多。焦裕禄性格的首要特质是朴素,朴素的才是文明的,真正的文明从来都埋藏在艰苦奋斗之中,它默不作声,却用事实让自身显现,待到喧嚣散去,玉宇澄清,朴素和艰苦奋斗的价值自会水落石出。通过塑造焦裕禄的形象,擦亮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时代底色,这既是中国人民最可宝贵的精神品质,又是医治文明衰败、制度异化的良药,是撬动历史周期率的有力杠杆。

这些作品不是以今人认知去臆想历史,而是坚持唯物史观和正确党史观,让典型人物在典型环境中彰显历史纵深和生命质感。为建砖窑,焦裕禄累倒在工地上,但让乡亲们懂得了“还是社会主义有奔头!”公有制的经济基础、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制度、人与人之间平等互助的同志式关系……新旧社会的根本不同,使每个人的意识和觉悟发生了变化。此时,他们的家不再是小家,而是新中国这个“大家”,家里遇到困难,每个人都来替这个“大家”分担。由此演绎出的每个故事都是一堂生动的课,让观众明白,新中国虽一穷二白,但拥有强大凝聚力和感召力。



从左至右:电影《焦裕禄》、电影《我的父亲焦裕禄》和电视剧《焦裕禄》海报

荧屏看点

汪秀红

《张卫国的夏天》一开场,先来段主角唱京剧的戏,一亮相,一走场,一开腔,京剧味儿浓,文化质感展现。随着一声锣,故事开始了——京味三弦小调一响,镜头随着马路上的公交车,掠过天安门等地标性建筑,直接吸引着观众的目光,来到了北京独有的胡同和四合院,而后黄磊扮演的张卫国骑着自行车缓缓登场。京剧的没落与张卫国的人生下坡相互映照。故事开局围着张卫国展开,但迎来的不是

人生之夏,中年之味

中年人的春天,而是夏天。剧集内容则是聚焦中年危机的现实题材,呈现出人到中年面临的各种琐碎现实和一地鸡毛的无奈,把小人物、逗闷子、段子手、胡同文化等元素很恰当地融在一起。

故事主题是叹人生不易,但并不贩卖焦虑,表现手法轻松搞笑。张卫国,善良、老实、积极乐

观,但人到中年,碌碌无为。张卫国的大师兄林宏年,心机、算计,是有名的媒体人。这对难兄难弟“屋漏偏逢连夜雨”,张卫国房东变租户还贪图便宜被诈骗,林宏年事业变故不得不“北漂”创业。但由于他们的乐观态度和善良品性,危机逐一化解。正如剧中主题曲所唱,“感觉有点冷,你就摩擦摩擦,感觉有点累,你就蹦蹦跳跳;感

共产党人不是出于对群众的怜悯,而是作为群众中的一员,带领群众解放自己。在“我是谁”这个根本问题上,焦裕禄有深刻的自觉。这些作品怀着同样的自觉,对角色的心灵建构进行深切洞察和传神写照,为人们树立起可亲可敬、可追可及的道德坐标。而反面人物的设置,更衬托出焦裕禄坚持真理、坚守初心的斗争精神,达到丰富、升华主人公心灵境界的艺术效果,电影《焦裕禄》中,那个笑话群众目光短浅,热衷搞“重要展览会”的反派吴县长,浑身散发着自私和官僚气,他理直气壮说出的那句“饿死几个人算什么?关键是我们个人不能在政治上犯错误”,像一个巨大的惊叹号,气得焦裕禄说不出话来,同时也拷问着每个党员干部的良知。

对焦裕禄形象的民族属性的挖掘,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人把对真理的信仰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鲜明特征,为典型人物赋予了历史厚度。电视剧《焦裕禄》中,父亲让焦守凤放弃找上门来的“好工作”,而把她安排到食品厂去挑担子送酱油。顶着旁人的疑惑,焦裕禄说:“谁要是觉得劳动难为情,那他就是变质了。”由此联想到毛岸英,从苏联回国后,父亲毛泽东没有让他进机关,而是送他去上“劳动大学”,拜农民为师。一个是领袖的儿子,一个是县委书记的女儿,透过他们,我们可以看到老一辈共产党人对新中国的设计和锻造,看到中华民族由此崛起的诸多脉络。

焦裕禄临终前嘱咐儿女:“眼睛里要看得见受苦人的眼泪。”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几部作品创作者共同的情感遵循。这些作品高扬人情和人性,但这里的人情不是小资产阶级抽象的爱,这里的人性也不是个人私欲的无限膨胀,它是广大人民群众群众的生存权利和人格尊严。“公者”何以千古?或许,我们可以从焦裕禄去世后,人们在他枕下发现的两本书里寻得答案,一本是《毛泽东选集》,一本是《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实际上,写焦裕禄就是写人民,需要创作者带着对“众生苦”的觉悟,走出方寸斗室和一己狭隘,去体会“顿觉眼前生意满,回首世间苦人多”的大悲大喜。

焦裕禄42年的短暂人生,几乎贯穿革命和建设的整个历史阶段,这些影视作品不仅是焦裕禄的个人写照,也是同时代许多革命者的缩影。它让我们知道,人类历史上这个新型国家是怎样建立的,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对于看惯了小情小爱的观众,当会别开生面,别有洞天;对于已经或将过上富裕生活的人们,当会抚今追昔、饮水思源。

只有长久的思念,没有片刻的分离,焦裕禄精神一直活着,活在人民群众的生活与口碑里,活在人民群众改天换地的实践中。因为,历史不会随风而去,“千顷澄碧”的时代也不会凭空而来。

艺杂谈



《半溪山居图册之六》18x28cm 2022年

罗鹏

漫谈山水画创作

在山水画创作的过程中,我辈往往面临一个问题,对于传统与当代的选择,常常纠结于一味追寻传统是否前路渺茫,求索于当代性的表现是否困难可行。于是在创作时背上了沉重的思想枷锁,创作举步维艰。

有鉴于此,我认为理清创作中继承与创新的关系至关重要,我们应该认真地思考一下什么是创作,以及究竟怎样去创作的问题。我认为继承与创新才是创作的基本内容,而不是简单地通过写生取景再画成了大尺幅的作品就算创作了。

所谓继承,就是对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与传承。就中国山水画来说,古人的笔墨符号语言、构图内容与形式、画面的意趣取向是传统的核心内容,传统笔墨的继承、正确而深刻的认识是必不可缺少的环节。同时,传统绘画的意趣也是极其重要的,山水贵有“静气”是传统山水画创作的核心,表现主体的精神世界、含蓄的审美观。如此,宁拙勿巧、浑雄道劲、含蓄温润的笔墨以及内敛的意象观,组成了中国山水画的内在价值逻辑。

对于创新,有些观点认为历史的脚步是不断前进的,未来则是现在的延续,是以今胜于昔。于是比较极端地想将传统全部丢弃,割裂传统去画一些表现得现代更意识的作品,虽然依旧可以称之为创作,但是我认为称之为中国画创作就不太妥当了。

有了这样的认识,我在创作中发现,传统与当代并非对立而生,当代笔墨其实就是中国画传统延续至今自然生发的一种现象,是对传统中国画的补充。之所以会有割裂感,就是因为我们的时代不同,造成了表现物象的不同、画面形式的不同、绘画意趣的变化。但是,不管如何变化,中国山水画的内核其实是不变的。不管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笔墨形式,都只是一种手段,都只是为了表现创作主体内敛的精神世界服务的。

开始创作以来,我尝试过工笔青绿山水,也创作过写意水墨山水,以及现在尝试的写意设色山水。只是我在创作内容上,并不规避现代的一些时代主题——因为这是我生活与认知的世界。时代的发展造就了我的生活,以及对于绘画的认知。运用中国画创作该有的笔墨线条,表现现代人对山水世界内心的理解是我创作山水画的动力。创作中的创作语言与创作思维的冲突,正是艺术创作能闪光的源泉。语言与思维本身是自带冲突的,要尝试把传统语言代入当代思维中,而不是把自己变为一个古人,用古人的眼光来看待现代生活。

传统文化必然要走向现代,必然要进入当代思维之中。如此,我们只有理解地运用传统,从内心深处表现自己的认识,并将传统与现代结合,才能创作出真正的、无愧于时代的中国画。



觉有点怵,你就整吧整吧;感觉有点难,你就随它去吧……”。该剧传递着这样一种正向价值观:中年不易,迎难而上;一地鸡毛,从容面对。《张卫国的夏天》里,黄磊、刘奕君、海清三位演员都是老戏骨,表演功底更不必说,导演的选角也非常贴近剧中人物。由他们演绎的普通人的故事很能打动人心,加上喜剧元素的融合,让观众能够感受到人生背后的欢笑与泪水,对这些角色产生共情。

诚如剧名《张卫国的夏天》,夏天如中年,共情我们所有人的中年。